「刷臉」垃圾桶

目前，垃圾分類正在各大城市密鑼緊鼓地推進，各類網紅神器層出不窮。比如，北京、浙江多地擺出了加裝攝像頭的「人臉識別」智能垃圾桶，居民預先進行人像採集註冊後，扔垃圾時，便會自動「刷臉」開啟，稱重積分，錄入數據庫，獎勵兑換一些生活用品。這種操作帶有高科技光環，噱頭十足。

爭議也隨之而來。「刷臉」垃圾桶初衷是快速識別投放者，但這完全可通過其他手段實現，比如二維碼、刷卡，都可一秒搞掂。人臉識別是涉及極高隱私安全的數據，一旦被洩漏或濫用，將帶來極大風險。

通常情況下，人臉識別只用於門禁、保險櫃等私人用途。疫情期間，國人出行需出示「健康寶」「刷臉」，這是為了公共利益而對公民隱私的臨時讓渡。個別城市試圖將其引入其他領域，立刻遭到一致批評而叫停。

清代為官吏士兵頒發有具備身份證功能的腰牌，為防止被冒用，還會註明持有人的體貌特徵，比如「黃面黑鬚」，「乾瘦」，「麻臉」之類。老舍父親是個旗兵，他八九歲時偶然發現了父親「出入皇城的那面腰牌，上面燙着『面黃無鬚』四個大字。」

光緒年間，內務府上駟院某顯貴，在琉璃廠賞玩，其腰牌被一閒漢無意瞥見。閒漢靈機一動，計上心頭，急急找了一木箱，內中塞滿磚塊，外用絲綢包裹，直奔上駟院衙門，告訴門房：顯貴大人在敝小店選購古銅器，現與友人品茶，恐怕有失，令我先送來，從賬房支銀三十兩。並依據腰牌描述，說出顯貴面貌。門房深信不疑，一一照辦。及至顯貴回衙，聽聞回報，大惑不解。這算是早期濫用人臉識別的案例了。

而今，許多網上金融業務、登記註冊，都須人臉識別。「刷臉」垃圾桶，實在應慎之又慎。

瓜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綠皮車式聊天

快到「十一」長假了，說起去旅遊。女兒忽然提出：好想坐綠皮火車。這讓我覺得有些奇怪，從她記事起，除了一兩次京郊遊坐過綠皮車，幾乎都是高鐵出行。不過，離我家不遠，有個火車站。有時一家人散步，會見到綠皮車從鐵路橋駛過。車將到站，速度更是遲緩，與飛馳而過的高鐵判若雲泥。

除了速度，綠皮車獨特的乘坐感受來自車內格局。高鐵座位同一朝向，綠皮車是兩排座位面對面。我從家鄉到北京讀書那會兒，京杭之間只有綠皮車，行程將近三十個小時。當時年輕力壯，也為省錢，總是買硬座票。上得車來，放了行李，就和幾個完全陌生的人，對面相守一天多。這是種頗為有趣的感受。坐定之後，大家互相搭訕，試探着話題，老鄉、專業、職業或車廂內泡不開麵的「溫吞水」，都是開啟聊天的好由頭。

有人到了站下車，也有新人補上來；聊伴換了，天繼續聊着。一直到終點站，大家忙不迭地取行李各奔東西，剩了空蕩蕩的車廂迎接一群新的乘客。這樣的聊天，純為打發時間，對此，大家心知肚明，雖然聊過就忘，卻也聊得掏心掏肺。好比嚼口香糖，嘴唇齒舌一起上，幾乎把咀嚼肌累垮，最後只是一吐了之。

這些年，綠皮車坐得少了，「綠皮車式」聊天卻延續了下來。有時被拉入個微信群，略作觀察，就興高采烈地加入到某個話題。其實，大部分「與談人」素昧平生，甚至連「加個微信」的願望，或許也永不會認識。當然，再陌生的微信群裏至少也有一個熟人，不然就不會進群。而有些社交軟件更絕，無需註冊，戴着系統分配的昵稱和頭像，就可以加入喜歡的話題，聊友只不過是一種聲音，聊天時間可設定，到時自動解散，像極了綠皮車到站。

這個世界確實變化快，新東西層出不窮，但人類最硬核的行為方式、行為場景其實十分頑固。想到這裏，我也想再坐一次綠皮車。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一頭霧水看《天能》

看《天能》，如果抱着一般意義上去戲院放鬆休閒的態度，散場一定會一頭霧水出來。事實上，就算全神貫注，死死盯着屏幕上眼花繚亂又翻來覆去的場面，散場還是有很大可能一頭霧水。

電影，實在不是承載複雜概念的合適載體。

首先是時長的限制，一般商業電影的長度都是在九十分鐘上下，而《天能》片長一百五十分鐘，也就是兩個半小時，基本上已經是商業電影的極限。導演通過畫面傳達的內容，受制於種種外部原因，觀眾能接受其中八九成已算很好。在這樣的條件下，一部電影總共能容納的訊息其實非常有限，如果想要表達的概念太過複雜，就會很吃力。

其次，是電影「不可逆」的特性。如果是通過閱讀來接受複雜概念，書上的文字一遍沒看懂，可以立刻回頭再看一次，確定弄懂之後再繼續；電影有時間上不可逆的「一過性」，如果這一段的情節沒看懂，在戲院裏不要說如文字一般回頭再看，連細想的機會都沒有，新的情節就撲面而來。《天能》正是這樣，如果有哪個情節沒看懂，很可能就陷入下面個幾小時連環迷糊的狀態。

《天能》的個別場口的確非常有新意，比如「時間逆行」下的打鬥戲，令人耳目一新。但個別的亮點，改變不了整體的鬆散。太過「個人化」與「風格化」表達的背後，是導演對觀眾觀影體驗的忽視。很多人說，《天能》第一遍看不懂是正常的，第二遍就會恍然大悟。我會去看第二遍，因為我希望弄懂路蘭在說什麼，為什麼非要通過對觀眾如此不友好的方式來表達。但我想，一部必須要二刷的電影，或許已經注定了不是一部好電影的命運。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五見報

詩人與殺人

內地詩壇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出了一件大事：朦朧詩的代表人物顧城，在新西蘭砍殺了妻子謝燁後上吊自殺。這事已過去近三十年。每年十月八日他的忌日前，媒體上就會推出一批文章為顧城洗白，悲劇原因卻指向謝燁無底線的寬容，或暗指一切由她策劃。

顧城因為「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的天才詩句，聲名大噪。他常受邀出國、講座，收穫了無數粉絲。後來他到新西蘭定居，一名叫英子的女粉絲追星而至，大度的謝燁竟留她在家，對她與顧城間的男女之事保持沉默縱容。後來英子棄顧城而去，謝燁對顧城的自私、特別是他對兒子不近人情的冷漠再也無法忍受，提出離婚。顧城本就是個拒絕長大的孩子，為此情緒走火入魔，用斧頭砍倒謝燁後上吊自殺。其實這並非衝動，從他留下的四封遺書看，顧城早有尋死之心，兩個女人的離去只是加速了他的行動。

這一切都在顧城姐姐顧鄉眼皮下發生。她多年間有過不少文字來記敘這件事，糾纏在「誰先死」的問題上為顧城開脫，責任卻隱指謝燁。顧城過去的詩友、粉絲也幾乎悉數出動，回憶與顧城的交往，他的詩和他的故事。

謝燁呢？那個一直像小媽媽一樣照顧和輔助顧城的女子，那個美麗溫柔而且隱忍的上海姑娘，那個因為顧城厭惡被迫將兒子送人而忍受母子分離痛苦的母親，那個慘死於暴力斧頭下的冤魂，卻很少人提到她的冤屈與不幸。可有人覺得這樣對謝燁太過不公？可有人想過她父母的感受？

現在才是九月，有關顧城的文章已提前出現在網絡。痛惜天才可以理解，迷戀他的詩作也屬正常，但對顧城的褒揚應有底線，應該記住：顧城是天才詩人，同時也是殺人犯。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疫下的死亡雜想

友人的母親前陣子在睡夢中逝世，不帶任何痛苦，享年一百歲。

伯母以往身體健康，沒有長期病患，但是友人對母親的離世仍然早有心理準備。畢竟，生老病死乃是人生必經階段。「雖然如此，還是有點不捨得。」友人對我說。即使不是強顏歡笑，但我仍感到友人難掩內心傷痛。

美國暢銷小說《相約星期二》的主角莫里教授在晚年向學生每星期授予人生一課。莫里說：「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終有一日會死，但就沒有人願意相信這事實。」能夠壽終正寢，應是人生的最佳終站。百歲笑喪，可說是盡享天年。然而，如何經歷生命的過程，怎樣將自己與社會融合，以至設法不負親友所愛，這都是人生在世應該追求的目標。莎士比亞在喜劇《一報還一報》便透過角色說：「死亡是可怕的；羞恥的生活更是可恨。」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我們對這種莫名的病毒暫時仍然束手無策，只有以防疫來保衛生命。不須妄自菲薄，香港的防疫工作其實做得不錯。執筆時，確診個案接近五千宗，死亡個案超越一百宗，與其他城市比較絕不為高。可是，死亡個案大多都是年邁長者，確實不無遺憾。疫情高峰期，香港仍有一些壯年人滿以為只要增強個人體魄，便不容易感染病毒，甚至拒絕參與全民檢測。如此下來，儘管壯年人做好防疫措施能夠保持個人健康，但無助在社區尋找隱形病患者，對於保護長者的安全欠缺周全。事實上，長者不論是年事已高或身染頑疾而離世，乃是無可避免的事情；若是因為社會上年輕一輩沒有盡力全面防疫，那麼長者的犧牲便會變得枉然。

疫情期間，我在電視上又重看自己最喜歡的周星馳電影《西遊記之仙履奇緣》，看着至尊寶最終捨生取義而變成孫悟空，為普度眾生而盡一分力……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水果三文治

第一次發現「成功」這個詞在眼前黯然失色，才意識到自己是真的有了「年紀」，它不是眼角細紋的數量，也並非生日蛋糕上多出的蠟燭，也許只是剛剛過了三十大關，就意外地觸到了歲月痕跡，那些曾以為很嚮往的，卻會偶爾帶來一陣窒息；反而是任性、自由這些年少唾手可得的狀態變得異常珍貴，甚至上天入地，求之而不得。

孩子任性，人家會說你可愛；大人任性，只得到一句「不像個大人」，短短五個字否定了全部的你。於是即便有任性的心，也無任性的膽，只能藉由日常細碎的片段去跟世俗做交換，拿一些看似合規，卻暗自脫線的瘋癲，來滿足冬眠的頑童心。在糖水店點一碗車仔麵，穿拖鞋走過中環天橋，吃一份水果三文治，讓西點的優雅狂奔在樸素的主食中，這種程度的任性，便是成人世界裏的剛好。

說起水果三文治，也是摸不清頭腦的存在，雖然不知所云，但就是會讓人不時想起，寧可放棄那一頓正餐，別管清早還是下午，也要去把它吃下肚。明明叫三文治，但填充了水果就會霎時輕盈，連麵包都帶着青春無敵的笑，鬆鬆軟軟地緊靠着新鮮奶油，一臉滿足。如果水果有靈魂，也應該知道，只有在這特定的環境中，才有機會顯現出最美的樣子。曾經只有在電腦桌面上才得以一見的光澤肌理，如今就放在便利店的貨架上，從草莓到奇異果、黃桃，橙子，完美切開的橫截面永遠搶眼，大塊飽滿，沒等吃下就能感受到裏面的汁水，五顏六色的搭配詮釋了極簡之美，清爽、乾淨，宛如三文治世界的陽光。是啊，哪怕一縷陽光就能燦爛，正如沒人能想到，平平無奇的三文治也有夢幻出場，又何懼那一點「任性」，成全還沒褪色的狂妄？

食色 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日出》《日落》

在盛行歐洲近一個世紀的洛可可風潮中，法國宮廷畫家弗朗索瓦·布歇毫無疑問是潮流的引領者。身為國王路易十五的情人、「洛可可教母」蓬帕杜夫人的「御用造型師」，涉獵廣泛的他在油畫、版畫、服裝設計、室內裝飾等多個領域可謂無一不精，其中尺幅巨大的《日出》**（附圖左）**和《日落》**（附圖右）**便是他藝術生涯巔峰期的代表作。

作品原是蓬帕杜夫人委約畫家為她和國王設計位於郊外城堡卧室的掛毯大樣，但前者卻在完工後破例將其納入私藏。畫中出現的戰車和里拉琴揭露了主人公太陽神阿波羅的身份，並將他暗喻為國王生父「太陽王」路易十四。阿波羅在以淺藍和綠松石藍為基調的《日出》中騰空而起，張開雙臂驅散夜晚的黑暗；並在用淡粉、淺棕和奶油色映射出夕陽餘暉的《日落》下回到母親勒托的懷抱。布歇不僅在兩幅遙相呼應的作品中將雲層和海浪以「水天一色」的複雜構圖呈現，還在並排懸掛後形成了一個從左向右具有延續性的波浪狀曲線。畫中的阿波羅被赤裸的仙女和水仙女們所環繞，這也是布歇在其輝煌藝術生涯中最重要的獨創——情慾神話題材。在《日落》右下角趴着的裸女還沿用了他另一幅經典名作《瑪麗·路易絲·奧墨菲肖像》的人物造型。兩幅具有和諧色調、通透質感和美麗胴體的神話作品象徵着洛可可美學甜美優雅的視效典範。

對比兩位同於一七七〇年去世的洛可可繪畫巨匠，意大利人提埃波羅以他遍布歐洲的大型公共裝飾壁畫聞名；而曾任國王首席畫家及法國皇家繪畫和雕塑學院院長的布歇則在設計領域獨佔鰲頭。《日出》和《日落》的裝飾性不僅體現在畫作本身，更被根據其編織的掛毯所強化。布歇不僅憑藉柔美的用色、粉飾的表象和肉慾的輕佻成為洛可可畫風最具代表性的符號，還成為法國藝術史中承上啟下的關鍵人物。崇拜華托的他不僅教出了弗拉戈納爾，更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雷諾阿、塞尚等十九世紀大師們。

（影響西方藝術史的百幅油畫名作）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聽，那生命

雷，是有生命的。以我並不算豐富的人生體驗，雷聲像極了一個深不可測的男人：當天空烏雲開始聚集，這個男人便悄悄地醞釀情緒，有時候，你能感覺到他的隱忍，那種極力地隱忍，與其說是教養與美德，倒不如說摻雜了很多難以言說的無奈。終於，在某個時刻，他開始低沉地怒吼了，從喉嚨裏推出憋悶了不知多久的氣流，翻江倒海地與天空的雲朵摩擦，摩擦，生成彩色的閃電，然後毫不留情地劈向大地。閃電再亮，也不過是披着花哨的外衣打個前站，氣流終於轉化為聲音：轟—轟—隆—隆。大地開始震撼，樓宇開始抖動，山川與河流，都在這爆發的聲響裏，接納一滴一滴新的生命。

這些天，香港的天氣不穩定，時常雷雨交加。星期天的晚上，打了一夜的雷。我躺在床上，看落地窗外的景色，瞬間被雨水模糊掉了，迷蒙中，我看到了一個憂鬱的中年男人，帶着長久累積的苦痛，聲嘶力竭地大叫：我要努力！我要發奮！然後，雷聲由遠及近，又漸漸走遠，只留給黑夜一個並不清晰的背影。如此迴圈，直至風停雨住，黎明來到。

其實，雷聲之中，與其拷問「生活，你為什麼這樣對我」，倒不如去用心地聆聽更多的故事，比如，大地的顫抖之中，趁機破土而出、探出腦袋的蘑菇；比如，尋找歸途的雄鷹，借着閃電的微光，找準了歸家的航程；比如，夜班車在雷聲之中狂牛似地撞開黑暗，為夜行人去送溫暖。

或許，雷聲的背後，除了鬱悶和隱忍的男人，更有永不褪色、且不曾隨閃電消逝的童心，讓你身處驚雷之中，不忘思考暴風之後更加樂觀的人生，一如那掛滿彩虹的朗朗晴空。

負暄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